

吴子刚 著



烽火弥漫金义浦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烽烟弥漫金义浦

吴子刚

浙江人民出版社

烽烟弥漫金义浦 吴子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0,000 印数1—3,6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03·42 定 价：0.36 元

前 言

“烽烟弥漫金义浦”，这“烽烟”，讲的是抗日民族战争的烽烟；这“金义浦”，就是浙江中部金华、义乌、浦江三县边界相毗连的一隅之地。时间过去将近四十年了，弥漫的烽烟早已消散，其间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却依然历历在目，光荣牺牲、英勇就义者的音容宛在，而且必将世代传颂，永志不忘。

如同所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样，金、义、浦第八大队也有她自己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值得提出的是，当年金、义、浦地区的党组织，是在较长时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却联系的情况下，领导当地群众，高举抗日旗帜的。八大队刚一建立，就紧紧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她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自己的部队。而当找到了上级党组织以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更是愈战愈强，打了许多胜仗，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的一支重要力量；金、义、浦地区也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英雄的八大队，对党、对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金、义、浦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得以开辟，也是我地下党长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早在三十年代前期，这里就有党的活动，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唤醒民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他们的头颅被高挂在义乌县衙门口。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党组织依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来，虽然抗日救亡

运动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但许多地方的群众、尤其是义乌吴店一带的男女老少，仍然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活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胜利和挫折中，经受了锻炼，积聚了力量。这就为八大队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八大队的一员，作为数以百计的先烈的战友，作为金、义、浦老根据地人民的儿子，将英勇的儿女们从一九四二年奋起抗日，到一九四五年奉令北撤的斗争业绩，如实地记录下来，是我长久的愿望。

但是，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却又只能写出八大队斗争的某些片断，其中有一些重大事件以及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组织的斗争，就根本没有写到，有一些为革命建树了功绩的同志，也没有提到。加之时间久远，记忆上的差错也在所难免。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时断时续，在林彪、“四人帮”为害时，被迫中断。

这次，多年来陆陆续续写下的一些片断，所以能够汇集整理成册，是和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分不开的。

原八大队领导成员之一的杜承钧同志和老战友张秋书等同志，也给了热情的关怀。他们通过口述笔谈，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材料。还有，毛英同志帮助我对本书作了整理加工。借此机会，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烽烟弥漫金义浦》出版了。谨以此呈献给我永远怀念着的战友和先烈们，呈献给用乳汁抚育了我们的金、义、浦老根据地人民！

一九八〇年元月于杭州

目 录

一	义乌西乡沸腾了.....	1
二	首战萧王塘.....	11
三	除掉心腹之患.....	17
四	五方聚会分水塘.....	29
五	教训黄老虎.....	39
六	皮焦骨折见英雄.....	48
七	千千万万母亲的心.....	55
八	上级党派人来了.....	63
九	金萧抗日健儿齐集大畈村.....	72
十	吴店痛歼鬼子兵.....	82
十一	百里奔袭邢小显.....	91
十二	一网打尽“别动队”.....	100
十三	好一个漂亮仗.....	108
十四	解放黄宅市.....	114
十五	迎送老大哥.....	122
十六	执行朱总司令进军命令.....	131
十七	枪打出头鸟.....	137
十八	忍让北撤.....	144

一 义乌西乡沸腾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国民党三十余万大军，在四万敌军面前，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一下子丢掉了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浦江等二十几个县，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

地方沦陷前，党组织安排我在义乌县倍磊中心小学教书，以教师的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鬼子来了以后，我和几个教师一起，避难在二十八都山区的一个学生家里。很快，敌人在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上安了据点，千千万万的人民做了亡国奴。看形势，学校是暂时办不起来了，可是，党的工作不能停顿啊！金华特委在沦陷前夕就曾在义乌柳村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日本鬼子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城镇和铁路沿线，各地党组织要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自卫。我还了解，金华特委和义乌县委有过决定，要把义乌县开辟成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而西乡的条件更好，首先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不知沦陷以来，这些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又在哪里？我坐立不安，一遍又一遍地走到门口张望。有一天，我忽然感到眼前一亮，那个穿一件对襟蓝土布上衣、裤管卷得老高、打着赤脚朝这边走来的，不正是倍磊镇上的地下党员陈樟根同志吗？我一头迎了上去：“有什么消息？”他看了看四周，说：“到屋里

去讲。”进到屋里，不等坐下，他便告诉我：“西乡吴店的吴新法来过了，萧江（即江征帆）同志叫你马上过去。”我问他：“西乡的情况怎么样？”他说，详细情况也不知道。谈了一会，我们一道回到倍磊镇樟根家里。在这里，碰到了黄穗同志，她决定和我同行。第二天临走时，樟根递给我两个尖顶的小箬帽：“戴着吧，你一顶，黄穗同志一顶。”难为他想得周到，戴着箬帽，走起路来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他送我们出了村子，看我们上路了才回去。

我非常兴奋地思忖着樟根同志所讲的话。萧江，那就是我们地下党义乌县委书记；吴新法，在他考进中学以前是吴店椒峰小学的“大学生”，椒峰小学里，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学生，有的还是党员。好啊，被国民党称为“共产党老窝”的义乌西乡，现在准是搞得热火朝天了。

出了倍磊，东阳江横在面前。我忽然想起，一年前黄穗同志刚调来义乌时，手上抱着个幼小的女儿，我为她托人寄养，寄养的人家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们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孩子的爸爸又远在兰溪，所以我就问她，要不要去看看女儿？她说：“来不及了，以后再讲吧。”

我们渡过东阳江，一前一后地在烂泥路上走着，渐渐地接近了铁路。家乡的土地，在敌人的铁蹄下变得死一样的沉寂。这时，已经是阳历六月底了，那熟透了的麦子倒伏在田里，无人收割，散发出一股霉蒸气，有的都长出麦芽来了；好些水田里还没有插上秧。铁路线上大大小小的碉堡，朝我们大睁着一个个乌黑而又可怕的枪眼。忽然，我们发现，有几个鬼子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牵着一只狼狗，正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巡逻过来。我们躲进麦田里。挨了好一会，鬼子

才过去。要过铁路了，我叫黄穗在麦田里等着。我先上铁路，看看没有动静，才叫她上来。就这样，我们通过了封锁线。跑到离铁路五十来米的小山上，我才回头看了看铁路，只见远远近近矗立着阴森森的碉堡，心中感到无限恼怒，暗暗地说：“总有一天，要统统消灭你们！”

当晚，我们住宿在离铁路线八、九里路的寺口蒋。这地方，我教过书，人头很熟。我们就住在一个老同志家里，一来是因为分别长久了，有话要说，二来是因为我们急着想了解西乡的情况，所以谈得很多，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说，日本佬三天两头来糟蹋，老百姓苦煞了，日夜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又说，附近时常有人互相打听，山上有没有成立游击队？黄穗很会做群众工作，很快就和这位同志的娘谈得很亲热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到了西乡吴店。这里，可真是另有一番天地。田里有人做生活，街上也有人做生意，群众公开地说：“抗日要靠共产党。”此情此景，简直使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置身在据点遍布的敌后。对于吴店这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市镇，我并不陌生，我曾在镇上的椒峰小学里教过书。这里有我崇敬的革命前辈，有我熟悉的许多同志，也有我的学生。尤其是吴璋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义乌建立党组织初期的老党员。一九三八年初，党组织派他公开出面领导县政治工作队。后来，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又把他调离了政工队。此后，他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仍坚持在吴店一带领导群众同反动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在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九四〇年夏，在斗争形势严重威胁到他的安全的时候，党又把他调离义乌。我记得他临走

前最后一次给我来信说：“也许你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但你不必为此感到悲伤；在将来革命胜利的红旗上有你亲密朋友的鲜血滴在其中，你应该感到高兴！”真是语短情深。直到全国大陆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他当年去了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正是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心，带领群众在吴店一带演出过许多有声有色的斗争，为我们今天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早在一年以前，党组织还曾经调集几个懂得一点军事知识的党员，学习、研究武装斗争。我们管它叫武装小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萧江、杨广平（即杜承钧）等领导同志就对我们说过：你们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拿起枪来打仗。

在这里，我特地去看了共产党员吴景馥的妈妈。老人家六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健朗。见了我们，格外亲热。随后又去看了吴琅芝先生，他是一个同情我们党的民主人士，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我们还在党员吴翠兰同志的那间破屋里坐了很久。我和她是老相识了。黄穗虽然没有在西乡工作过，不认识她，但相见之下，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叫人高兴的事也实在太多了。

西乡沦陷后，许多共产党员都已经拿起了武器，党组织的手上已经有了十多支步枪，还有几支短枪。单从吴店镇上来说，这些天可热闹啦。青年人把爷爷手里留下来的大刀、竹叶枪都寻出来了，叽叽咕咕，日也磨，夜也磨，磨得雪亮。这些刀枪，还是太平军造反时用过的呢！还有打鸟用的火药枪也拖出来啦。长长短短的武器，实在不少。

一时间，在吴店、上溪一带，接连建立起几十个游击小

组，每个小组都有共产党员做骨干，一声命令就能集合。连日伪军作了据点的义亭车站，也有游击小组，他们还在车站上贴出了惩治汉奸的布告。义乌县委武装部长杨民经和青年党员吴瑾宪等，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把认贼作父、带头搞伪化治安的大汉奸沈锦志毙掉了。这一来，少数几个本来与敌人勾勾搭搭、企图在西乡成立维持会的民族败类，也只好把头赶紧缩回去了。党组织还带领群众打击了一贯与人民为敌，以捕杀共产党员为职业，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国民党义乌县侦缉大队大队长余志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我们听到这件事，特别觉得兴奋。余志汉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从前，只有他带了爪牙来抓我们，今天却倒过来了，也叫他尝尝我们的大刀、长矛的厉害。

党组织又领导群众，打开了国民党县政府设在吴店、上溪、傅村、市口陈等地的粮仓，把粮食分发给广大平民百姓，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渡过春荒。翠兰同志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呀。那几天夜里，群众点着火把挑粮食，远远看去，明晃晃的一溜，好象元宵节里闹龙灯。这粮食可不是好挑的，多少年来，人们的思想上有个正统观念，认为动官粮是要杀头的。通过这次开仓济贫，群众懂得了，这粮食是老百姓的，老百姓交了粮，是指望国民党保国保民，可日本鬼子一来，他们逃得人影不见，还留给他们做什么。群众也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为老百姓作主。这次斗争，给广大群众上了一堂最生动、最实际的政治课。

朴实的翠兰同志，平日寡言少语，这会儿，她越说越兴奋。说是连日山上有通知下来，要各地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发动群众上山参加游击队，先做好上山的准备，随时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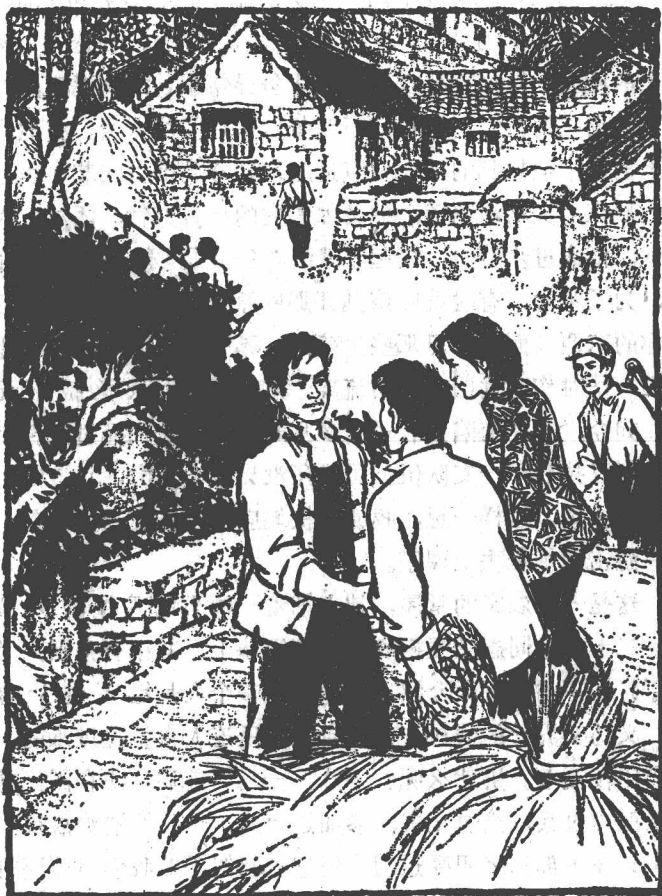
候命令。我急着向她探问：“萧江同志在哪里？”

翠兰同志叫人把我们领进了山。走了十多里路，翻过一条小山岭，来到了一个叫雪溪的山村里。真叫人高兴，扛着步枪的、背着大刀、提着竹叶枪的游击战士在村子里来来去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彻了山谷。就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萧江同志。这个在义乌人民中传颂着的“能人”，其实是个文弱书生，当时只有二十三岁，风华正茂。见面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朝着他打量了一阵，见他仍是那样的英俊、潇洒，只是略见得消瘦了一些。同从前一样，一撮弯曲的头发挂到了右额上。他问过我们路上的情况以后，首先叫黄穗同志先去休息，等待分配工作，然后对我说：“这里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当军事教官。最好今天下午就去给他们讲一课。”

这可使我一下怔住了，半晌后才发问：“叫我当军事教官？”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本领，不能胜任，没有作多少考虑就推却说，“那怎么行？”

他说：“行，我们就是一面干一面学嘛。”接着，又鼓励我：“现在只有你懂得一些军事，受过军事训练，也上过战场，有一些实际经验。”他指指自己说：“你看，我，不是也在撑着干吗！党的需要，干起来再说吧。”

这时，他已经站起身来，走到我的身边，亲切地看着我。我无话可说了。萧江同志拿自己作比方，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对于他的经历，我约略知道一些。他是浙江瑞安人，抗战前夕，在上海一个印刷厂做工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喜爱文学，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可党需要他做工人的工作，他就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了。后来，党派他到皖南新四军，一九



三八年，又派他到浙江来。他先后在金衢特委、江山县委、建（德）桐（庐）淳（安）县委负责党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冬，他来到义乌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我们地下党员发动群众，向义乌县反动县长许次玄展开猛烈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皖南事变以后，在斗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坚持地下斗争，保存党的力量。在地方沦陷前夕，他把党的工作重点适时地转移到准备武装斗争上来。现在，义乌沦陷了，他又本着党的抗日方针，团结广大群众，依靠进步势力，搞起了武装斗争。是呀，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有时就应该抛弃那些原先熟悉的和合于自己兴趣的东西，而去学习那些生疏的、不合兴趣的东西。想想自己，平时伤时忧国，颠沛流离，东奔西走，只觉报国无门。如今，家乡沦陷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同志们经过艰苦奋斗，便已拉起了一支队伍。可我还没出过一点力，正该加倍发奋地去做。这样一想，我就愉快地应承了。在当天下午，就到游击训练班去上课了。

这是一间农家的堂屋，地上铺着一领当地晒谷的大篾垫。二十多个同志盘腿抱膝，坐在篾垫上。其中有个别人是我原先认识的。听人介绍，里面有十来个人是地下党从金华、义乌交界处的傅村乡公所自卫队里连人带抢拉过来的，成员比较复杂。讲什么呢？“八·一三”前后，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当过文书，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来又在干部训练团受过训。但这些都似乎对我们当前要打的游击战没有什么关系。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前几年看过的几本介绍江西苏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经验的小册子，那还是地下党义乌县委吴拯黎同志送给我看的，记得其中有毛主席

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口诀。一想，这不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吗！于是，整整两个小时，我颠来倒去地讲这个。奇怪的是，同志们都听得很认真。有的还要我弄点乌炭，把这十六个字写在板壁上，好记得住。他们说，鬼子的兵力强，武器好，我们就该采用这种打法。

我从同志们的口中了解到，这么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虽说武器很差，有的人暂时还只有一把大刀，可是，这支队伍确实来之不易啊。自从地方沦陷以后，萧江等同志根据沦陷前县委的决定，为了迅速树起我党坚持抗日的大旗，鬼子一走，就马上组织吴店、傅村附近的一些同志积极活动开了，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党组织还针对着当时当地的斗争形势，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当地进步人士吴山民

生中的工作 团结一批掌握游击土围。并且派了杨广亚同

视党在部队里面的组织作用；必须严格编制，健全军事组织。

这天，萧江同志告诉我，经过县委和金华特委负责人陈雨笠同志研究决定，要马上成立第一中队，派我担任中队长。我急了，怕挑不起这个担子，脱口而问：“还有谁？”他说：“广平，他兼任指导员。分队长都是党员，大部分正副班长也都让党员担任。”并说，已经通知各地党组织，要他们立即发动党员带领非党积极分子上山，参加一中队。我这才放心，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二 首战萧王塘

萧江同志与我谈话的第二天，就宣布成立一中队了。

今天，小小的下宅，充满了喜气。金色的阳光把我们所住的堂屋照得很明亮。紧靠着堂屋的青石门槛，当门放了一张粗糙笨重的破长桌。门前的天井里，蹲着的，站着的，全是人。我和杨广平同志坐在桌子边，忙着填写花名册。叫一个，问一个，登记一个。只见眼前晃动着一张张兴高采烈、生气勃勃的笑脸。因为天热，他们都打开衣襟，露出又红又黑的胸膛，有的拿着小簪帽当扇子，呼呼地扇着。

人丛里挤进来一个脸孔圆圆、中等身材的青年。广平伸过手去，亲切地叫道：“张秋书同志，你也来了？就你一个人？”张秋书伸着五个手指头翻了几翻，笑着说：“十八个。”“这么多，都自愿？”“有的没让他来，还不高兴呢！”接着，张秋书就讲了他们来到这里以前的一段经历。原来，秋书是张家村的地下党员，鬼子来了以后，他在村里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八个游击小组。这些小组做过不少抗日保家乡的工作。有的地主、恶霸却骂他们是“小土匪”。还说，“背着锄头抗日，好比鸡蛋碰石头，自讨苦吃。”一次，杨广平同志在椒峰小学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道理，张家村的几个游击小组也都来了。那些话，就象是专门讲给张家村人听的。他说，有人看不起游击小组的锄头、